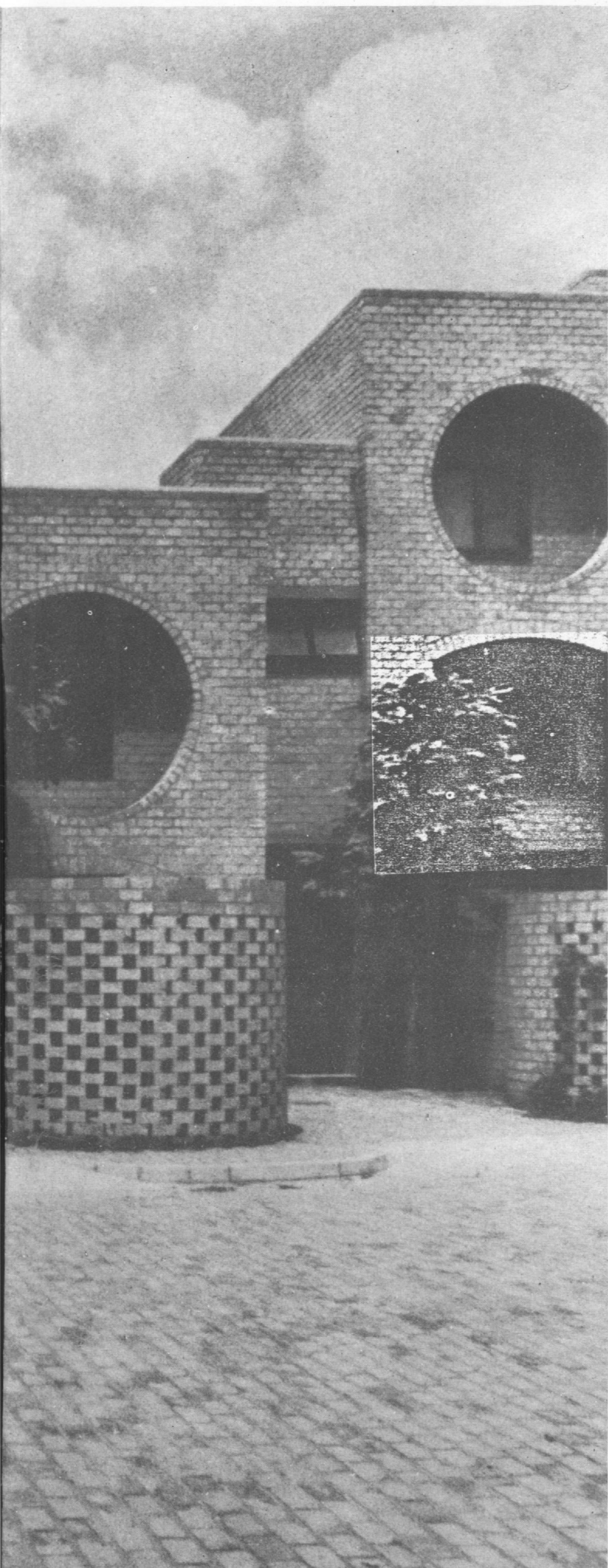


七十年代世界建築

陳文豐譯

詹氏圖書有限公司





七十年代世界建築

ARCHITECTURE IN THE SEVENTIES

Udo Kultermann

陳文豐譯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詹氏圖書有限公司

ABX 98/02

七十年代世界建築

版權
所有

翻
印
必
究

翻譯者：陳文豐

出版者：詹氏圖書有限公司

地 址：台北市和平東路一段177號2樓12室

電 話：（02）3412856

郵 撥：12788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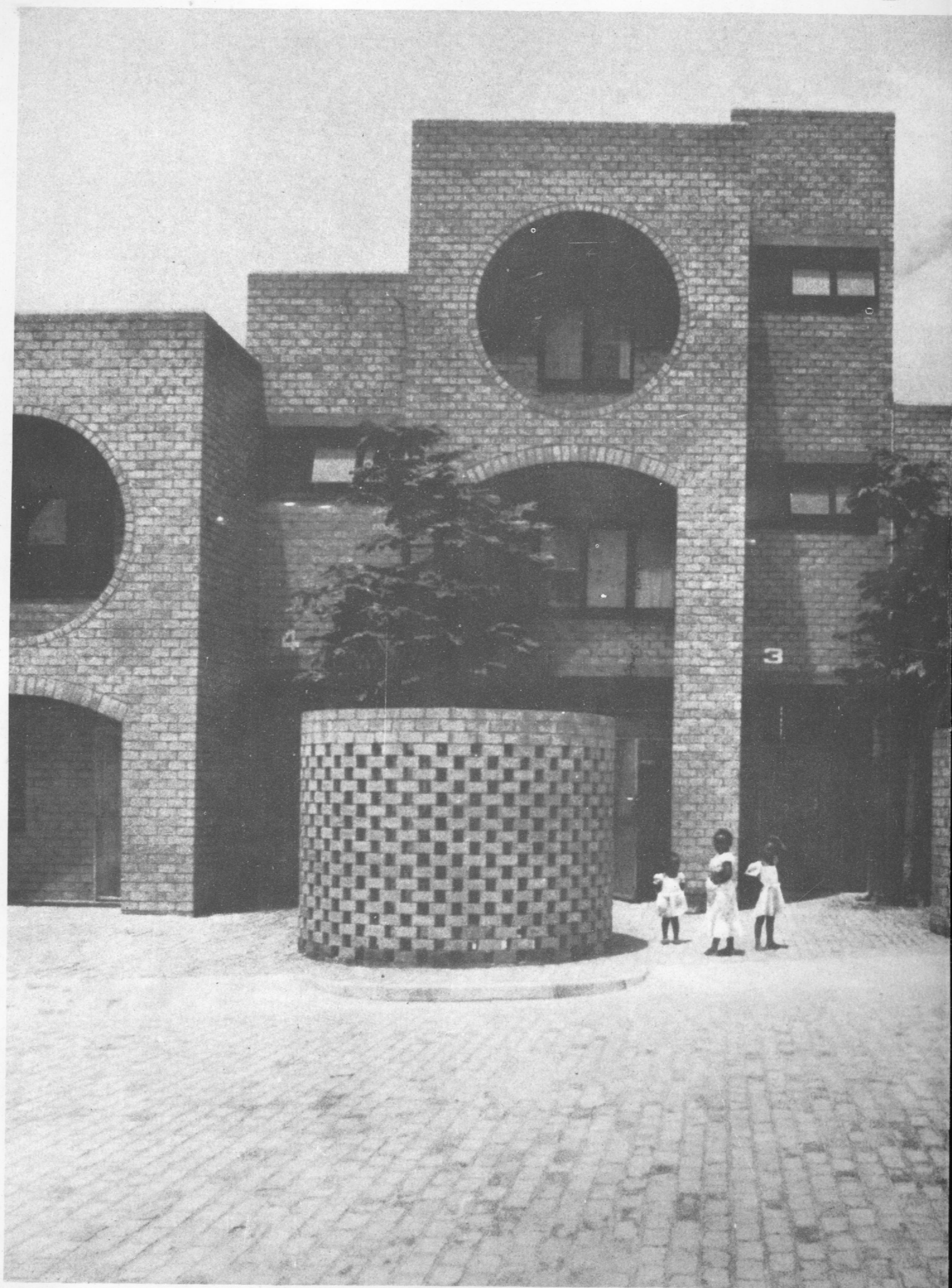
戶 名：詹文才

定 價：350 元

中華民國72年4月出版

七十年代世界建築

ARCHITECTURE
IN THE
SEVENTIES



目次

INTRODUCTION

1

USA 美國(北美洲)

4

Richard Meier: Bronx Development Center, the Bronx, New York

Moore Grover Harper: Whitman Village, Huntington, Long Island, New York

Moshe Safdie: Coldspring New Town, Baltimore, Maryland

Stanley Tigerman: Illinois Regional Library for the Blind and Physically Handicapped, and Community Library, Chicago, Illinois

Harry Weese: Village Hall, Oak Park, Illinois

Canada 加拿大(北美)

20

Richard E. Hulbert and Partners: Housing, Coquitlam, British Columbia

Gustavo Da Roza: Winnipeg Art Gallery Winnipeg, Manitoba

United Kingdom 大英帝國(西歐)

26

James Stirling: Housing, Runcorn New Town, Cheshire

Patrick Hodgkinson: Brunswick Centre, Bloomsbury, London

Ralph Erskine: Byker Development, Newcastle-on-Tyne

Holland 荷蘭(西歐)

35

Herman Hertzberger: Central Beheer, Apeldorn

Germany 德國(中歐)

38

Carlfried Mutschler et al: Mannheim

Hans Dissing and Otto Weitling: City Centre, Castrop-Rauxel

Harald Deilmann: Old People's Home, Porz-Urbach

Hans Hollein: Municipal Museum Abteiberg, Moenchengladbach

France 法國(中歐)

49

Michel Adraut and Pierre Parat: Caisse Régionale de Crédit Agricole, Orléans

Piano and Rogers: Centre Pompidou, Paris

Switzerland 瑞士(中歐)

56

Atelier 5: Thalmatt Housing, Herrenschwanden

Mario Botta: School, Morbio Inferiore

Liechtenstein 列斯敦士登(瑞士與奧國間)

62

Ricardo Porro: Art Centre, Vaduz

Italy 義大利(南歐)

65

Giancarlo de Carlo: Matteotti village, Terni

Vittorio Gregotti: Textile factory, Rovellasca

Aldo Rossi: Housing, Gallarate, Milan

Cappai and Mainardis: Olivetti Social and Residential Centre, Ivrea

Spain 西班牙(南歐)

76

Julio Can Lasso and Alberto Campo Baeza: Technical University, Almeria

Finland 芬蘭(北歐)

80

Reima Pietilae: Suvikumpi Housing, Tapiola

Kari Virta: Oulu University, Oulu

Czechoslovakia 捷克斯拉夫(中歐)

86

Atelier Sial: Department Store Maj, Prague

Hungary 匈牙利(中歐)

90

Gyoergy Kévés: Housing, Budapest

USSR	蘇聯 (歐亞)	93
Ilia Cherniavskii, I. Popov and I. Vasilevskii: Trade union holiday hotel, Voronovo		
Mexico	墨西哥 (中美洲)	97
Fernando Gonzalez Gortazar: Commercial Centre 'Mexicana Americas', Guadalajara		
Argentina	阿根廷 (南美洲)	101
Manteola et al: Colour Television Production Centre, Buenos Aires		
Peru	秘魯 (南美洲)	105
Toivo Korhonen: Housing, Lima		
Morocco	摩洛哥 (北非)	109
Abdeslem Faraoui and Patrice de Mazières: Hotel, Boumalne du Dades		
Zambia	尚比亞 (南非)	113
Montgomerie, Oldfield and Kirby: Bank of Zambia staff maisonettes, Lusaka		
Israel	以色列 (西南亞)	116
Zvi Hecker: Ramot Housing, Jerusalem		
Iran	伊朗 (西南亞)	118
Djahanguir Darvich and René Sarger: Stadium, Farahabad, Teheran		
India	印度 (南亞)	120
M. Y. Thackeray and Charles Correa: Vashi New Town, Bombay		
Thailand	泰國 (東南亞)	123
Sumet Jumsai: Science Museum, Bangkok		
Singapore	新加坡 (東南亞)	126
William S. W. Lim Design Partnership: Golden Mile Shopping Centre		
Australia	澳大利亞 (澳洲)	129
John Andrews: Cameron Offices, Canberra		
Hong Kong	香港 (東南亞)	132
Tao Ho: Hong Kong Arts Centre		
Japan	日本 (東亞)	136
Kisho Kurokawa: City Hall, Waki		
Fumihiko Maki: National Aquarium, Okinawa		
Kiyonori Kikutake: Aquapolis, Okinawa		
Takamitsu Azuma: Seijin Nursery School, Kyoto		

圖 介

INTRODUCTION From the Sixties to the Seventies

藝術家在各個時期所做的努力，尤如歷史的各個時期，可以將該期的特色，普遍地描述為混亂的或是穩健的狀態。的確，七十年代就是屬於前者，在此情勢下，要選定一些建築物來代表此一時期，顯然是易於招受爭論。在六十年代的作品中，人們對於某種特殊風格的建築尚有一致的看法；一如更早的幾十年，“現代運動”的大師們還健在時，深受他們的影響一樣。在七十年代裡，有些建築物仍然反應出，甚至回溯到這一英雄的和理想的年代，但這類回響確漸次式微，甚至為內部的吵雜聲所打斷。整個世界，對於建築物先前所建立的價值，受到下列諸因素的挑戰，而喪失了信心；誠如：那些深具威信的國宅方案，其社會性的失敗；能源危機；建築行將換著新裝的吶喊聲越來越盛；以及相信過去的本土式樣與法則可以提供現代在社會與技術兩層面的解答，所醞釀回溯的趨勢。

當然，有些建築師在這七十年代仍就設計著六十年代的建築物；無疑地，本書所做的說明，將避開一些有關“它是或不是具有該時期特色的建築物”之類的爭論。所能確定的是建築師對七十年代的挑戰所做的反應並非基於設計者本身的年齡。本書所載的作品，其作者都是從 Ralph Erskine (b、1914) 和 Harry Weese (b、1915) 到那些二次大戰後才出生的這一代。建築師對於在七十年代所不斷發生的事實的反應，是其態度方面的問題而非其年齡的問題；當然這並不意味著貶損六十年代的拓荒式作品。William Morris 嘗認為“沒有卜金此人，便不可能有藝術工藝運動；同樣的，沒有受到六十年代自由思潮起伏的影響，是不可能會有七十年代在建築上令人興奮與具革命性的局面。”

另一方面六十年代在 Kenzo Tange，Paul Rudolph 及 Roche 和 Dinkeloo 等人的作品中，重現出對裝飾藝術的喜好。雖然他們與現代運動大師嘗有直接接觸，而自視為無可非議的繼承人；但是他們在使用新建材和展現結構造型上，却與 Gropius，Mies van der Rohe 和 Le Corbusier 等此輩的想法大異其趣。其中一位大師是 Louis Kahn，雖然他在現代運動中獨樹一格，却仍然深具影響力；此乃基於他對造型的態度，對人性價值的支持，以及他對建築中非理性的和感性的強調，才提供他“何所適從”的理念。Louis Kahn 的面貌幾乎可在往後一些人的作品中察覺；誠如：從事再檢討工業化世界中的本土特性之 Charles Moore 和 Robert Venturi；放棄其理論上的抽象概念，而捕捉構造上的真實性之 Aldo van Eyck 和 Giancarlo de Carlo；還有 Aldo Rossi，James Stirling 和 Richard Meier 等人，他們都能走出個人在造型和內涵上的道路來，而逐漸遠離那現代運動中的嚴謹正言者，其未加強迫人的和一直匿名的機能主義。

在六十年代，回到對造型偏好的結果，頗令我們微感不快，他們將公共建築物賦予浪漫式城堡般的權力，或有如軍事建築；同時亦存在著某種反文化運動而趨向獨立型建築、大地式穹窿，以及不同的特殊表徵；倘若意念上一一直被企圖達成一種不像房子的建築物所蒙蔽，則臨時帳篷將在遠離城市所舉行的搖滾樂節目所使用，而使青年人過著沒有社會義務和財務干擾的游牧式生活。

雖然這些傾向並沒有繼續被帶進七十年代，但仍就可以為另一種轉化的形式所感知。個人主義，其所建造的造型在裝飾上及可塑性上的巧妙處理並未消逝，只不過受設計者在涉獵較高一層次的社會問題而變得次要而已；或是更明確的說：是由於設計者對於建築由誰使用？及其使用目的為何？有較多認知所致。John Andrew 在 Canberra 的 Cameron offices (P. 129) 和 Harry Weese 的 Oak Park City Hall (P. 17) 此兩案例正是由政府當局所委託設計的，但是基於他們在人文方面的素養，使其作品有別於六十年代者，例如 Boston 那壯麗堂皇的市政廳，或那些早十年在 Chandigarh 和 Brasilia 深具紀念性的市政中心。至於像 Richard Meier 的 Bronx Development Center (P. 4) 和 Stanley Tigerman 在 Chicago 的盲人圖書館 (P. 14) 均因其具有特定社會功能，而使得該建築物更具真實。

甚至在過去的辦公室建築，無論如何，其正面均直接表達了委託公司的權力和成就——如 Mies van der Rohe 的 Seagram Building 或 Roche 與 Dinkeloo 的 Ford Foundation 均是代表作——啓迪了反應七十年代模稜兩可的態度而邁向團體的力量。在這方面最著名的例子，有 Herman Hertzberger 在 Apeldoorn 的 Central Beheer (P. 35) 其擁有一寬敞的室內開放空間，其目的不僅是為了適應業務上的功能，同時給予每一位職員擁有個人空間的感覺。在六十年代往往重視室內的個人要求而忽視外型的暗示，七十年代則不然；如 Central Beheer 辦公建築，其室內和室外均一個接一個的處於完全和諧的狀態，如此說明了 Hertzberger 的斷言：“我們應尋求的是以個人說明集體的典範成為可能，以取代那以集體說明個人的慣例。”

七十年代相同的課題——強調個人需求的重要性勝於集體意象——，亦見之於本書所舉出的其他建築中。例如：Cano Lasso 與 Campo Baeza 在 Almeria 的技術大學 (P. 76) 和 Virta 在芬蘭的 Oulu University，其建立是基於參與和結合社區成一體的概念，而非昔日高高在上的知識殿堂。

在 Moenchengladbach 由 Hans Hollein 所設計的博物館 (P. 47) 亦具類似的概念，希望博物館成為都市整體架構的一部份，而非孤立的文化聖所。同樣值得一提的是由 Sumet Jumsai 在曼谷所設計的非紀念性科學博物館 (P. 123)，其設計意圖是邀請一般民衆參與其科學幻境。Piano 與 Rogers 在巴黎

所設計的 Centre Pompidou (P. 52)，意在促使文化成為日常生活的一部份。另一方面，事實上建築的年代絕然的無法劃分建築思想，如 Tao Ho 的 Hong Kong Arts Centre 雖然完成於一九七七年，却是典型的六十年代建築作品。

過去的博物館將它自身視為一過去的事物，也許並不算壞；但在目前的趨勢——來自高度社會意識的再提昇——促使博物館與所有休閒和娛樂性活動相結合，以充實生活的品質。此種複合化形式的例子，有如 Carlfried Mutschler 與 Frei Otto 在 Mannheim 所設計的 the Hall (P. 35)，以及由 Fumihiko Maki 在 Okinawa 所設計的 The Aquarium (P. 140)。在蘇聯由 I Cherniavskii Popov 與 I Vasilievski 在 Voronovo 所設計的 leisure building 是屬於市政計劃中“加強市民的具體福祉”的一部份。

一種強烈地顯示在六十年的建築——追求一種新的且甚具社會敏感的形式——，迄今我們乃未提及的，那就是：住宅。當“為建築之魂而戰”在六十年代成為英雄式的姿態時，像 Moshe Safdie 的 Habitat (棲息所) 簡直是不以人性、經濟，甚至技術的問題從事設計，已使得在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發生在建築上的任何事物在許多方面顯得微不足道。某些七十年代的重大建築物均指向此一問題；成功的案例有 Moshe Safdie 在 Baltimore 的 Coldspring New Town (P. 11)，此一計劃雖然不像 Habitat 那般的壯麗，但卻真實地表達了在 Montreal 較傑出的建築物中之某些目標；Ralph Erskine 在 New-castle-upon-Type 的 Byker Redevelopment (P. 31) 顯然亦是成功的，因為它那在設計過程讓使用人沉迷其中且廣泛討論的參與方式，比起只是口頭上的服務還多；甚至不亞於由 Giancarlo de Carlo 在 Terni (P. 65) 所做相似冒險的成就，因為在 Terni 該處的居民，對於個人方面的期許過多而變得不切實際。Charles Moore 嘗以下述的口吻來強調住宅在建築思潮上的重要性：“我們變得對各種大住宅群的迫切需要感到興趣，因為該處已不只是需要使每個家庭成為世界的中心，並且需要顯示出如何在最小成本以及配合某種密度之下，將這些散落各處的世界中心結合在一起，而不喪失其自身的獨特性。”往後，本書所提的許多方案，包含了從英國到耶路撒冷，以及從芬蘭到印度均是有關公共住宅方面；無疑地，它們均是七十年代建築中最具支配力的先驅。

人們假使無法針對社會問題從基本上再作說明，他便無法再談論建築了；即是說：人們已不再可能將建築從那些新的且具修正主義觀點的政策性和經濟性之種種壓力分離開來。開發中國家毫無取捨地接受國際式樣，一直到六十年代末期方才被更加重視地方性文化的種種需求以及對傳統事物和本土技術的重視所取代。這類具有本土性的某些建築物，在表達其自身特殊的語彙上，比起真實的世界更

相近於狄斯耐樂園。然而，由於每個國家越來越世故，因此他們更具希望能穩健地掌握著他們自身的傳統。在下述之地方性建築師，其作品均足以受到格外的稱道：在日本由 Isozaki, Maki (P.146) 和 Kurokawa (P.136) 等所做的作品；在拉丁美洲由 Perez de Arce 和 Clorindo Testa 所設計的建築物；在非洲的摩洛哥由 Faraoui 與 de Mazière 所設計

的旅館 (P.109)；在埃及由 Hassan Fathy 所設計的建築物；在奈及利亞首府由 Oluwole Oluwayiwa 所設計的建築物；以及在澳洲當地，John Andrews 在他的設計裡表現了澳洲人特有的本性。甚至有些國家所延聘的國外建築師，他們亦嘗試那適合於當地傳統的建築，而不引進他們所熟知的國際式樣；這類建築可在秘魯的萊瑪看到，此案例有來自歐洲的



這是一九七四年在西德 Gottfried Bohn 住宅計劃中建造完成的徒步區視景。

Tovio Korhonen (P.105), Stirling 與 Van Eyck, 來自印度的 Correa 以及來自日本的 Kikutake 與 Kurokawa 等人的涉入。

但是，並非僅在開發中國家才會回溯過去，以尋求適合將來設計時供作評估的解決方法。在其他國家亦了解到沒有歷史的知覺，甚至是學識；則這些爲了在七十年代興建具有生命力的建築之種種目標，將無法配合上美學或技術的種種說辭。因爲過

去的建築似乎在社會及視覺兩方面已很成功的扮演其角色；而且，對於那被許多人所認爲將是本世紀末的重大問題——所謂：由各方匯成的能源危機——，提供了深入的解決之道。況且七十年代的建築尚未將其背部轉向未來；相反地，它變得對過去更加尊重，尤其是在本書中這類介乎尊重過去與追求未來的相互消長下所形成的建築物，正是其引人入勝的焦點。

RICHARD MEIER
Bronx Developmental Center,
the Bronx, New York
(1970-7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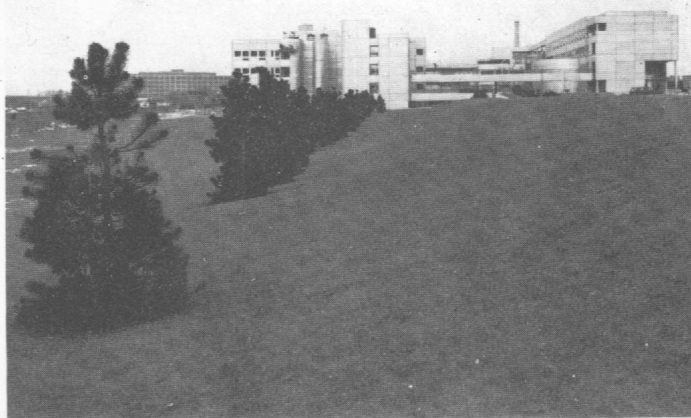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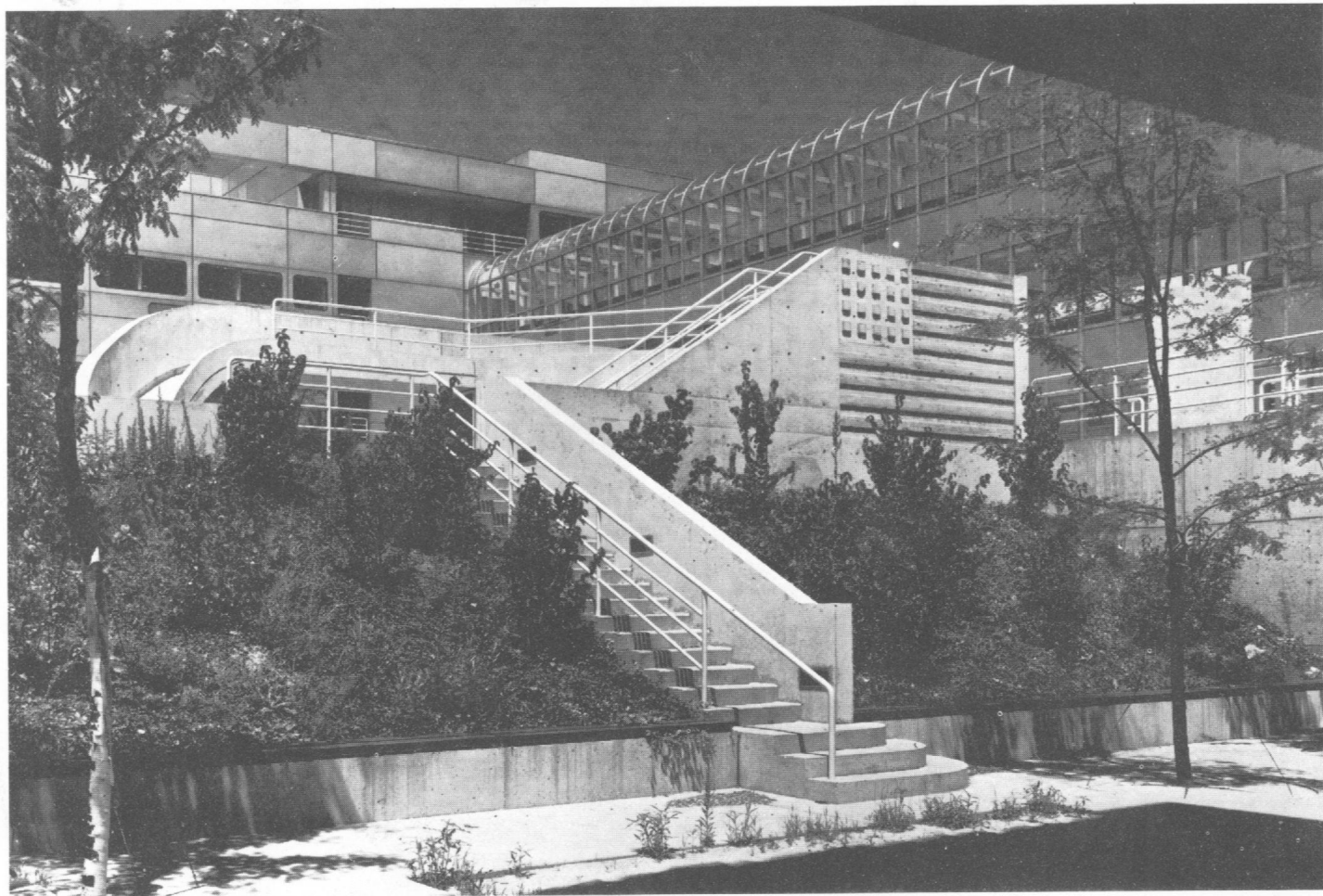
The Borough Developmental Services Office 是一新的組織，乃合併了州、市和各種志願代理社所建立，而做為居住在 Bronx 的殘障者和精神障礙者之服務系統。該組織新設施之一便是在 1200 Waters Place 的 Bronx Developmental Center。在其功能上，設計和建築材料的選定，本中心乃站在七十年代之一傑出的建築範例上。

原本它擁有容納 750 位肢體殘障者和精神障礙的小孩，但最後它被重新設計成服務外來病患，並配有 380 床位供定居病患使用。

此複合體被區劃成兩翼。其一做為外來病患和行政使用，另一翼為定居式。它們圍著一內花園建立著，並以一段包括治療池和大健身房的建築相連接。整個複合體的朝向是向內的。將它自身從外部環境孤立起來，它做此種唯一可能的解決方式是基於其位於工業區的問題。本建築的材料是鋁，因而締造出平滑、光亮的表面效果。

在建造本中心時，建築師嘗對建築物的造型做下宣言：該造型是實用的、持久的，並締造一介於病患間相認同的感覺。此種位置與認同的感覺，變成為本建築物主要部份的中心焦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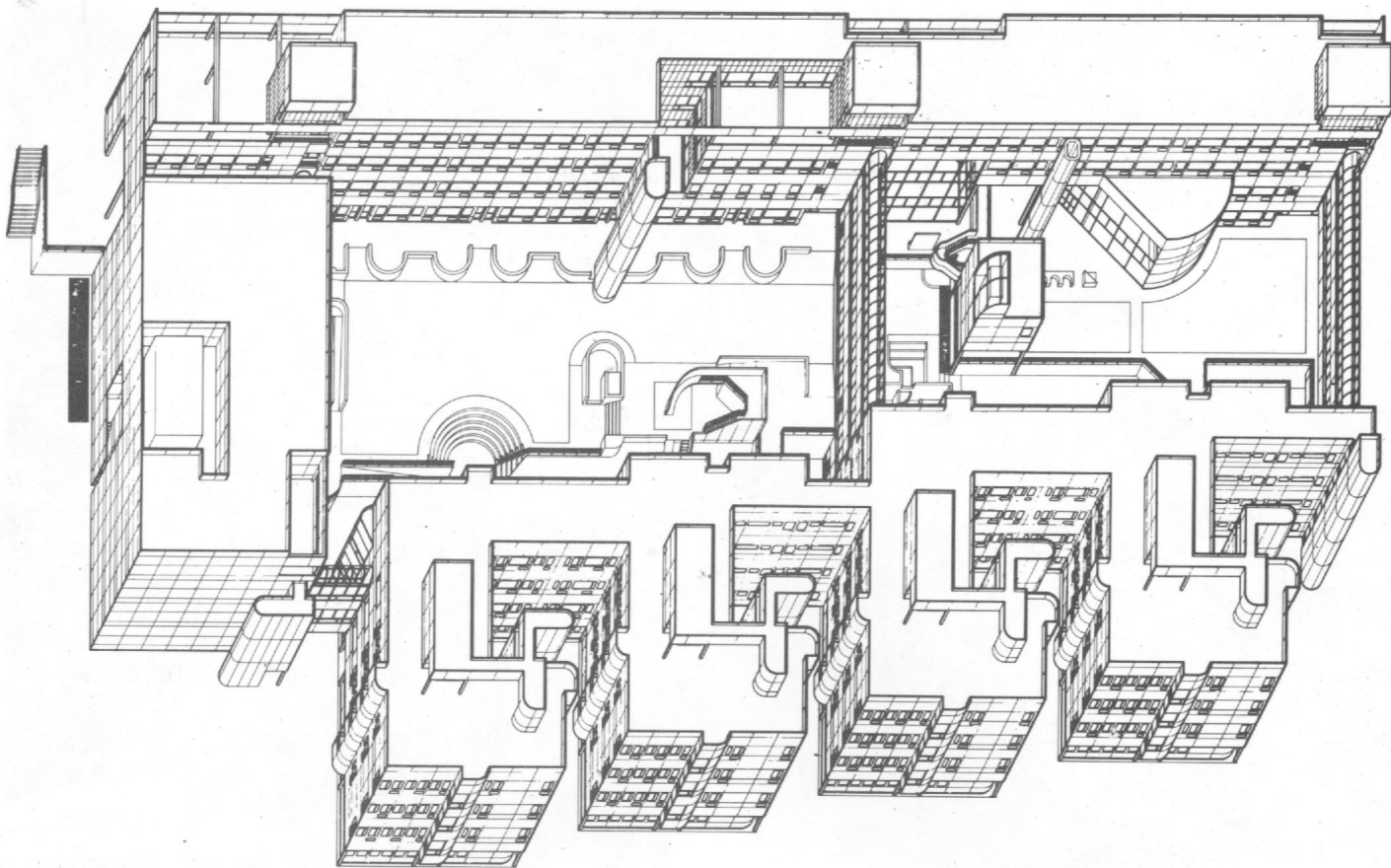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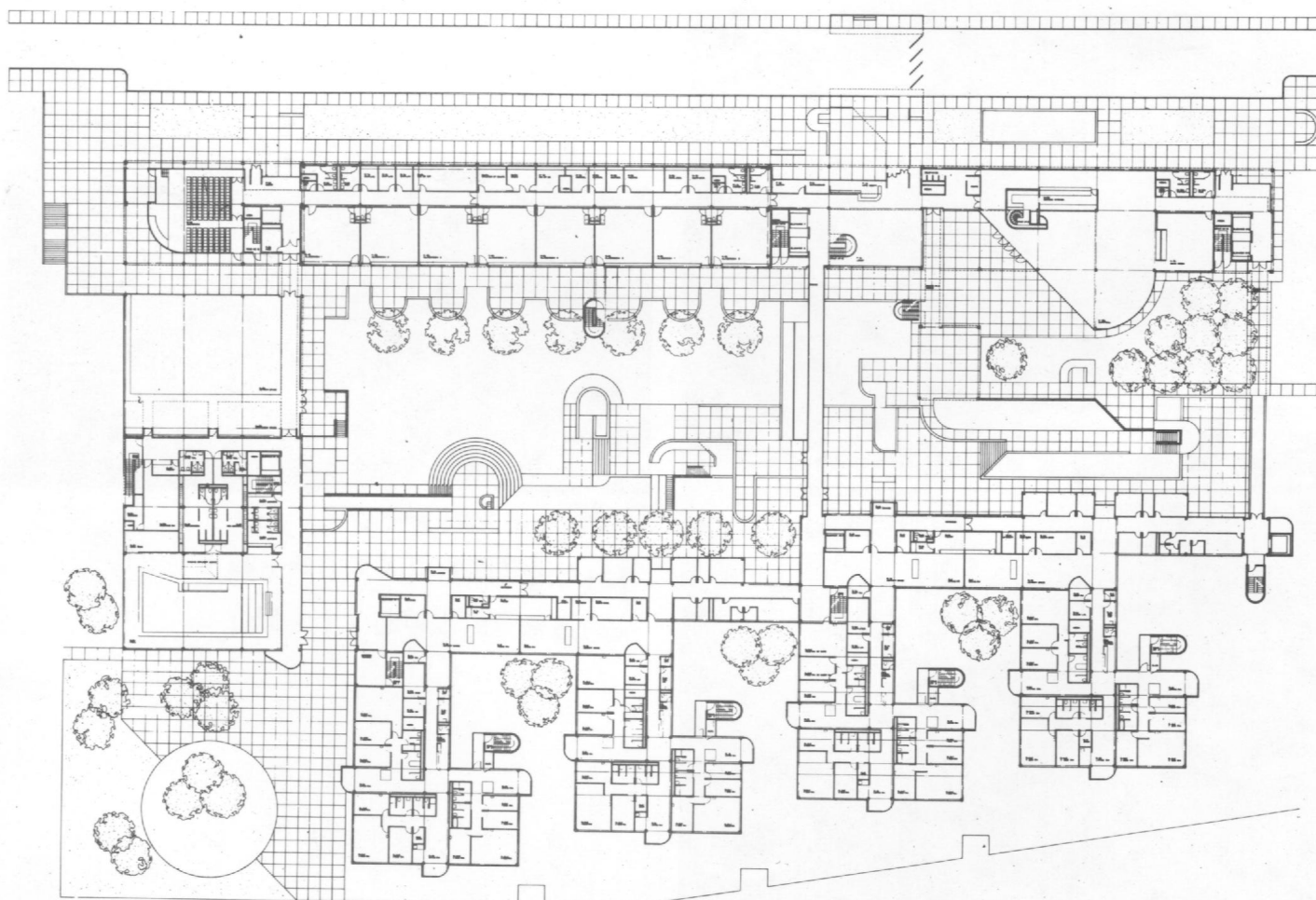
從公園所望見的本中心。(上圖)

導向連通通廊的樓梯。(最上圖)

從街道望見的本中心。(左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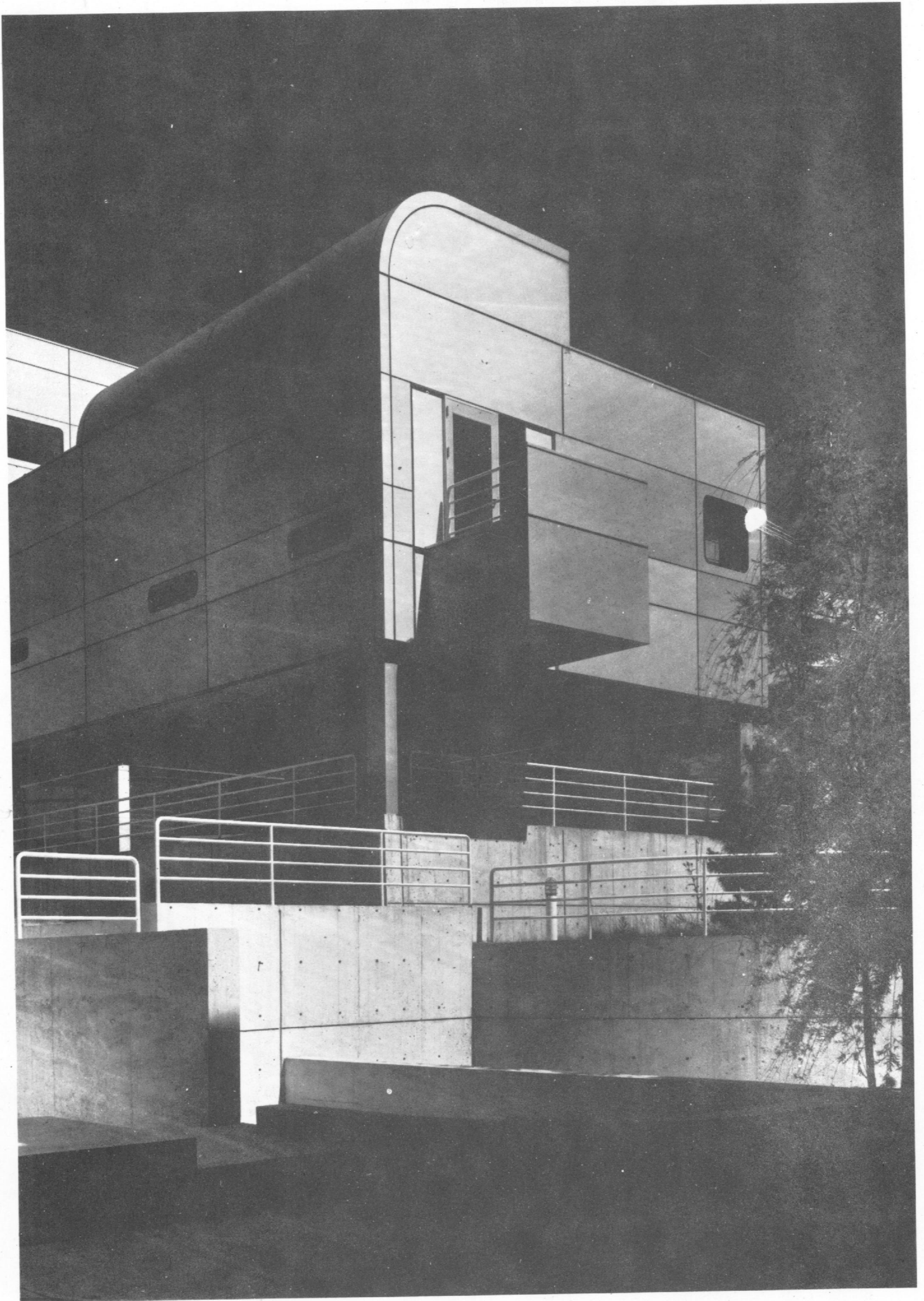


斜角透視圖



地面層平面

在中庭處，經過實驗的單元詳圖（對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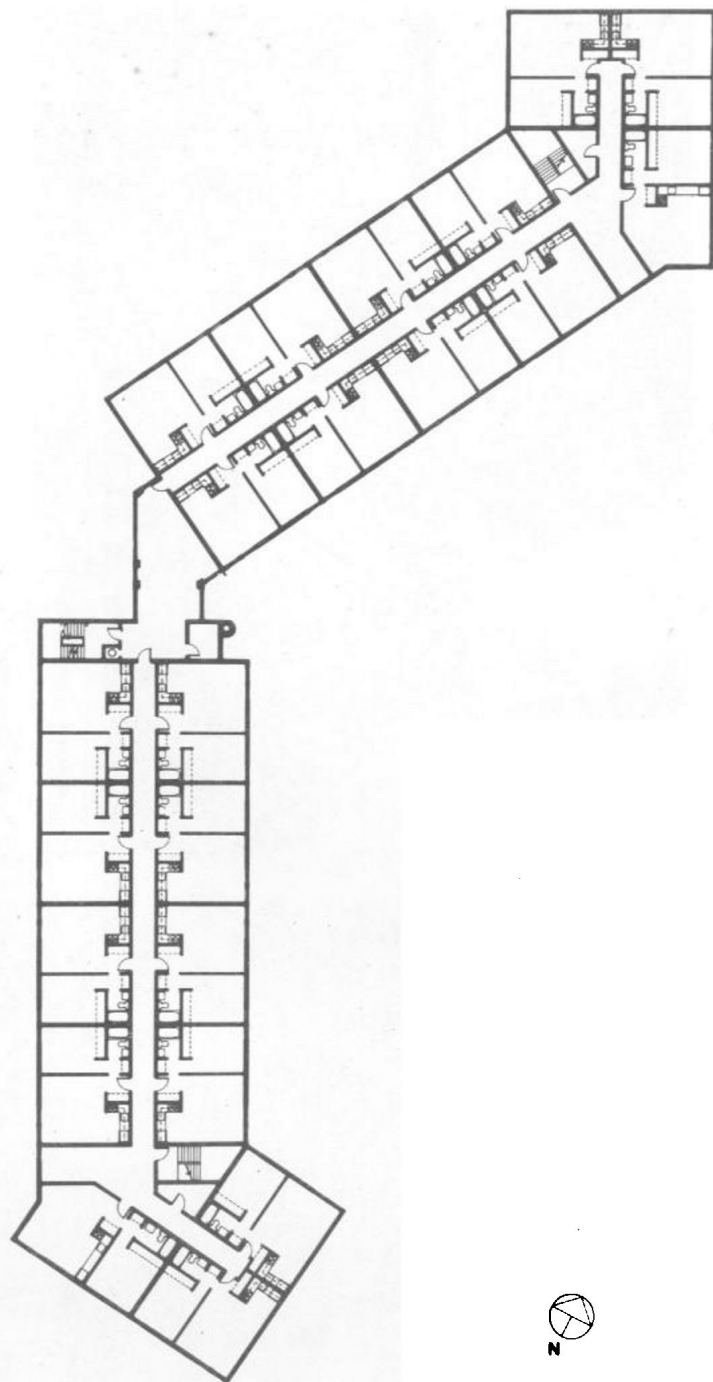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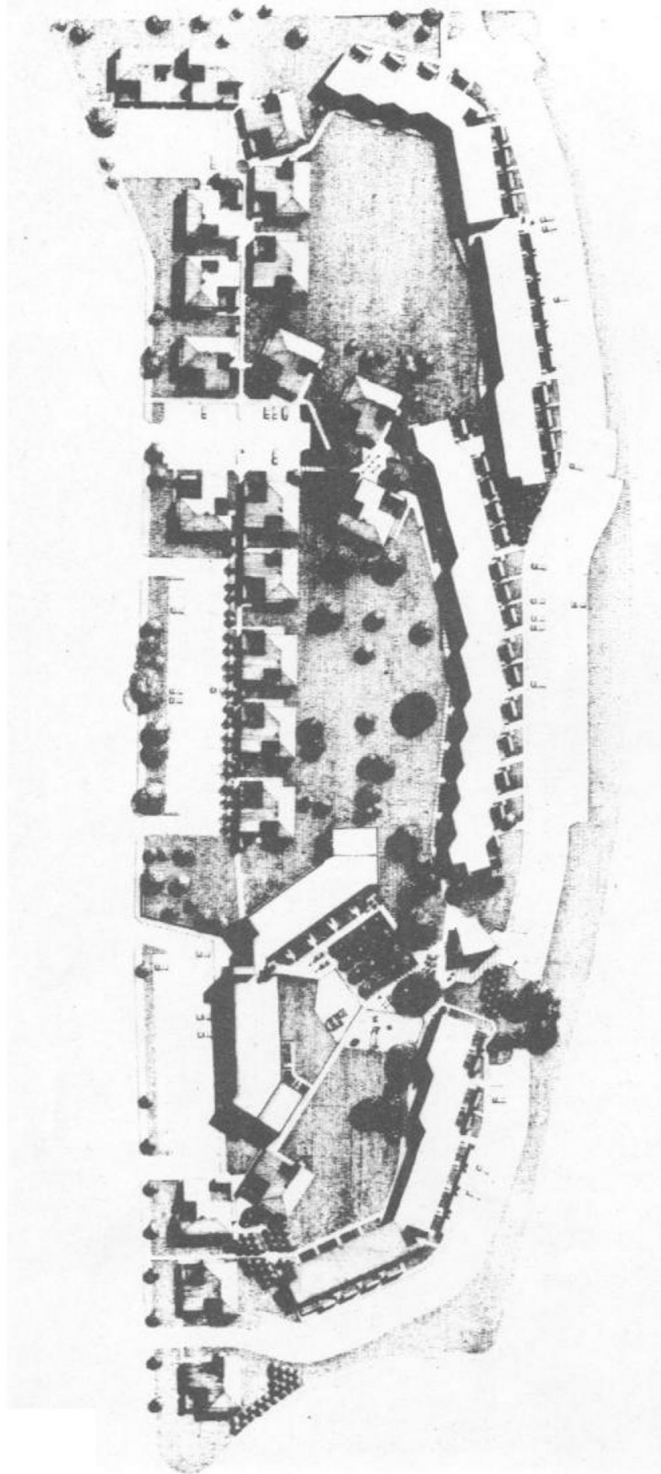


MOORE GROVER HARPER

Whitman Village Housing, Huntington,
Long Island, New York
(1971-75)

The Whitman Village Housing 是 Huntington 鎮在一九六八年都市更新計劃的一部份。建築師的目標是建立一小型鄰里單元，並能自我包容。本村包括21棟四戶一體的住家，88戶分別為有2、4、5間臥房的臨街式住家，和88戶單房公寓，總數為260戶。它們是供低和中收入家庭所居住；其密度為每公頃18.47戶。在附近是一社區建築，將來計劃作為商業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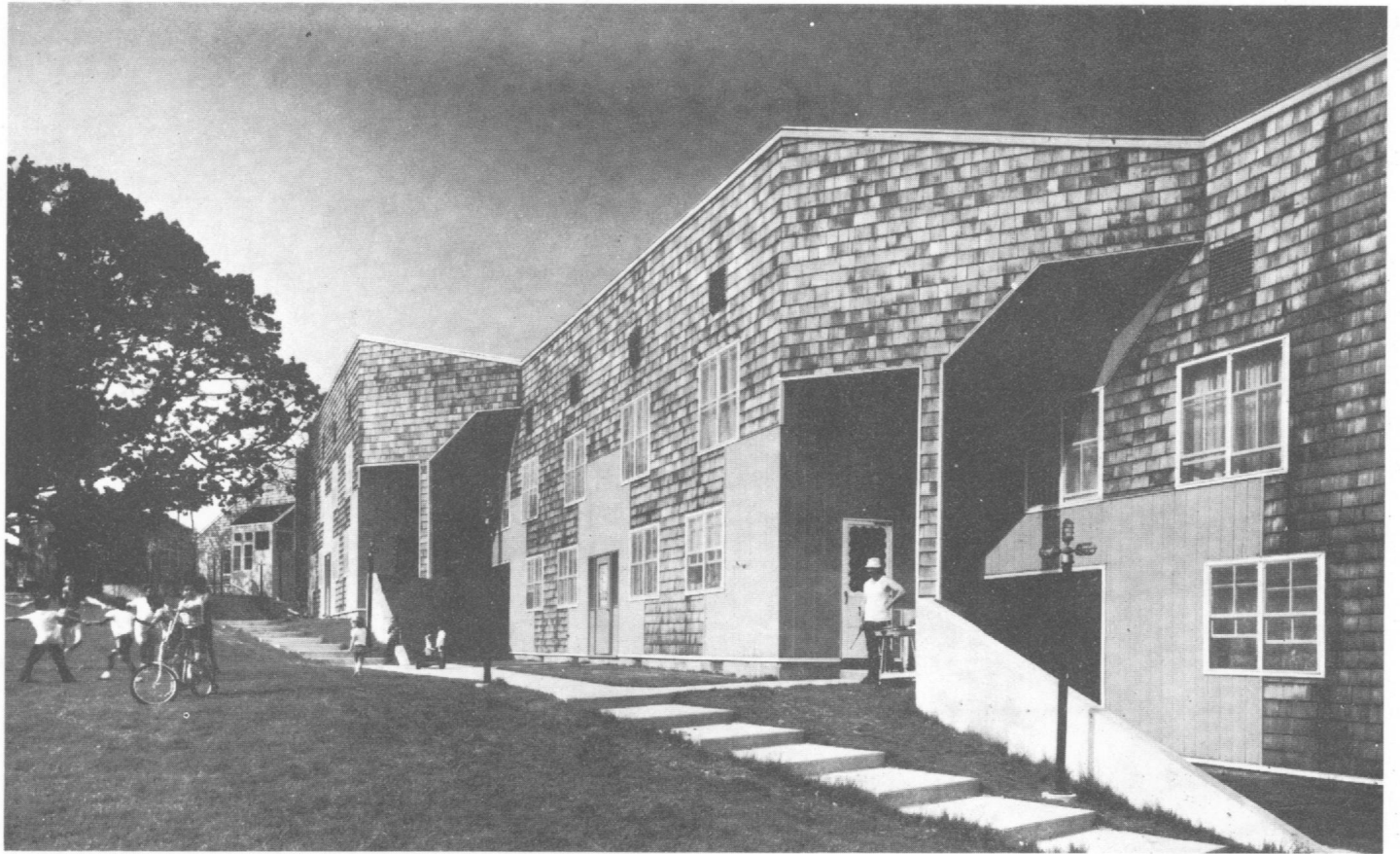
房屋安排的方式是為了解保護其中的各個花園區，並且和 Long Island 的傳統房屋相調合，所有結構均採木質桁架，外包木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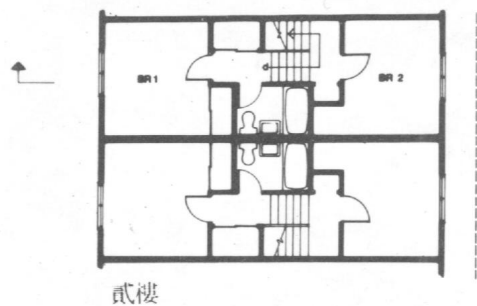


本村的基地配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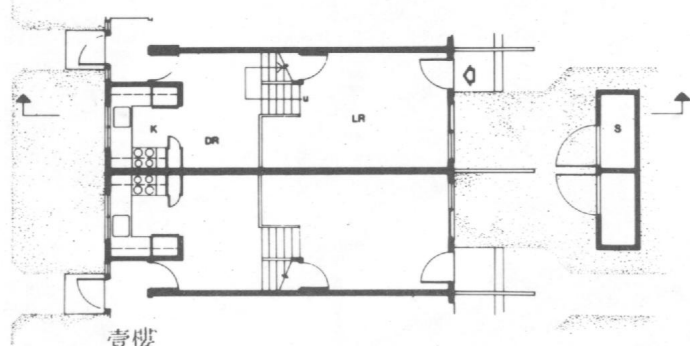
公寓區的標準樓層平面

兩幅成列四戶式房屋之視景圖片（對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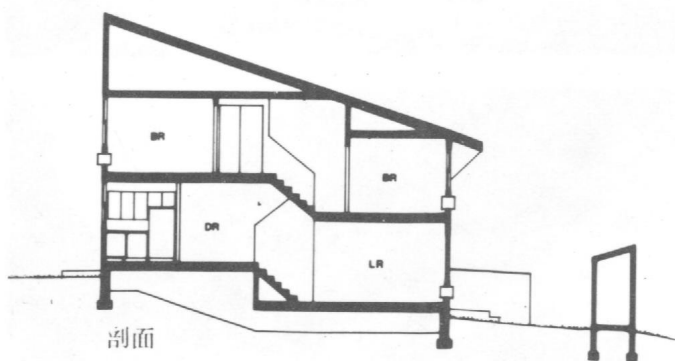




貳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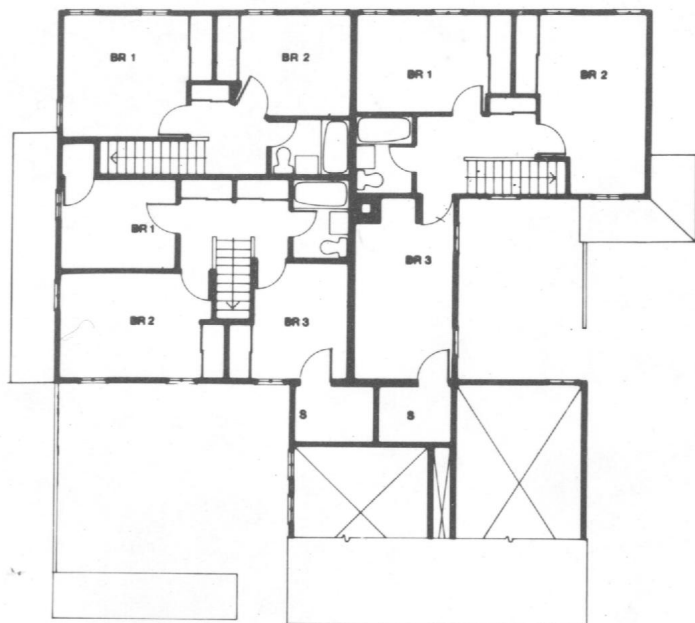
壹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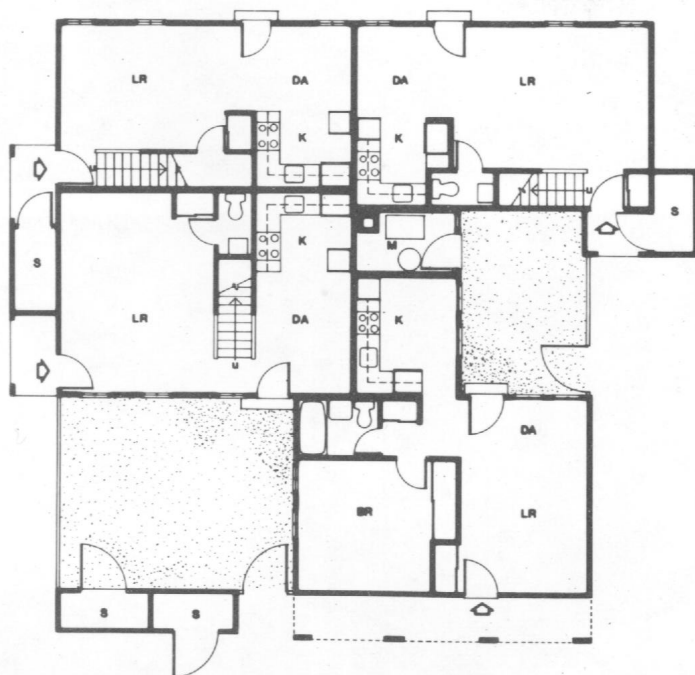
剖面

BR —— 臥室，K —— 廚房，DR —— 餐室，
DA —— 餐廳，U —— 上，S —— 服務，LR ——
起居室。

臨街式住家的剖面圖及平面圖



貳樓



壹樓

四戶型住家的樓層平面